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 
第九十四回 建道場迎接高僧 試禪心顯靈尊者

話說這人思想逾牆姦淫，空入夢幻。他的游神被化善警戒一番，醒來正驚疑嗟歎。化善乃變了一個僧人，走入屋內。這人正是心思不遂，被夢中這一宗懊惱，見了僧人進屋，沒好心情，道：「和尚，別處化緣要佈施去，我家不便齋僧。」化善道：「齋僧佈施，是一種功德，保佑施主所謀遂意，好事稱心。」此人聽得說好事稱心，乃轉過笑臉兒來，問道：「長老，比如我要謀宗好事，齋了你，佈施了你，卻是你有甚妙法能使我心遂？卻是種在哪裡待後稱心？」化善道：「我僧家有三樣功德：一樣是現在功德，一樣是積下功德，一樣是望空功德。」此人問道：「怎叫做望空功德？」化善道：「有一等混帳僧人，心裡要化你佈施，口裡許著你遂意稱心，卻不知在哪裡，叫你望空歡喜。這叫做望空功德。」此人又問：「怎叫做積下功德？」化善道：「有一等德行的僧人，受了你佈施，冥冥作福，將來受用。這叫做積下功德。」此人又問現在功德。化善道：「這宗功德，卻是施主有甚謀求，不得遂意，做夢顛倒，若肯佈施了僧人，那僧人若是個有道行的，便叫你眼下遂心。」此人聽得，乃請化善入堂坐下，說道：「師父，這現在功德你可會做？」化善道：「正是小僧會做。但不知施主有何事謀求要遂，我小僧一一包管你遂心。」此人乃悄悄附耳，說道：「師父，我是要謀求一宗婚姻喜事。若是師父包管我個現在功德，定以大佈施齋你。」化善聽了，道：「婚姻，人道之常，世間好事，包管成就。只是有一件，這其中卻有邪正兩分。若是行財下聘，郎才女貌，門當戶對，卻為媒妁不善調停，六禮有些不備，我僧家與人許個願，求個神，多管你成；若是私相調引，暗約佳期，指望鑽穴隙相窺，逾垣相處，這卻是邪謀，我僧不但包管不得，卻也最惡這情。」此人道：「為何惡他？」化善道：「僧家但惡他立心不正，還可憐他自投惡門。明有王法，幽有鬼神，報應昭彰，憐他個迷而不悟。施主，我小僧也有幾分道行，方才也知你思慮傷了些心術，耗了些精神。莫說夢幻不靈，卻也有一場懊惱。你若不改邪歸正，這心術壞處，就生出一種患害事來。」此人聽了，笑道：「聞味小節目，哪裡就有甚麼患害？」化善道：「施主，你若不信，你看門外，就有你的樣子來了。」此人乃出門觀望，卻是兩個使者，一個假裝著犯奸之人，一個扮做捉拿之役，說道：「奉官長法令，把這姦淫罪惡示眾。村鄉人等，莫要像他壞了行止，受這法度。」此人見了，忙入屋內，向僧人說道：「師父真是神人，怎便知我夢寐，卻又指我見此惡孽。小子實有一種姦淫邪想，願在師父前懺悔。但問師父在哪寺院出家？小人還來求度。」化善道：「我在顯靈廟裡出家。」說罷，不辭而去。走到廟裡，卻不知高僧已離廟前行。他也不問廟祝，也不在廟中，乃遠入林谷之中逍遙，方知人道行善之樂。後有說狼心一正，也知積此善功，可以人心不歸於善？因賦七言八句，說道：世間何事最為樂，惟有存心善一著。

善能感動鬼與神，善能交契仙同佛；  
善能享福保長生，善能家室常和合。  
為何人苦不如狼，味卻善心專肆惡。

話表祖師師徒離了顯靈廟，正才行了十餘里，只見後邊許多善信人等趕來，說道：「眾位師父正在地方度脫眾生，為何未盡有情，便棄眾而去？且師父們未來時，孽怪在大家小戶村裡鬧吵。如今既去時，冤愆尚爾未盡消除。望師父們再留住幾日，把未盡的冤愆消滅。」道副聽了，道：「我等未來，果是孽怪無端，誰叫你習俗淹女？我等已去，料是孽怪歸正，警戒無義，消滅冤愆。但願列位莫慮冤愆孽，只要永守善行，篤信善功，自然長保無怪。」眾人聽了，辭謝而退。時值春和，師徒在道，但見：

四野芳菲物色榮，遊蜂浪蝶鬧花叢。  
山青水綠描佳景，日暖風和見化工。  
鳥喚深林人不見，客行芳草興偏濃。  
惟有山僧心把定，良時不染道眸中。

祖師師徒正才由大路前行，只見到了一村落人家門前，彩幡擺列，門對兩鋪，屋內鼓鉢聲喧，卻是許多僧眾做齋修善事。祖師問眾弟子說：「人家卻是一個善門，雖然是個燈燭道場，卻勝如花費無益之鈔，墮入淫欲之愆。」道副答道：「齋主卻也虔誠。」尼總持道：「師兄，你如何知齋主虔誠？」道副說：「若非虔誠，怎感動得吾師來此？我等到來，也當隨緣一遇。」乃稟命師尊，暫停雲步。祖師道：「隨喜一遇，固也是出家人所住處。只是我於智光中，已知汝等又要耗一番精力，總是吾演化中一情識耳。」師徒走近門前，只見門內飛走出幾個善信與僧人，忙忙問道：「老師父們可是從國度中來的麼？」道副師答道：「我等正是從國度中來的。」善信道：「聞說高僧演化本國，度脫眾生，一路前來，在庵廟寺觀參禪打坐，也不知度脫多少僧尼道俗。我等修齋建會，正乃恭迎高僧降臨，瞻仰些道力。不知列位師父曾聽得高僧住在何處？或是行在路中？」道副道：「就是我等四個師弟子。」善信道：「我等聞知高僧到處，香幡迎送，怎麼只師父們四位？」祖師笑道：「四位還多了三個。」只這一句，道副等已知師意不欲多隨，但見性明心之理雖知，而超凡入聖之道未悟，怎肯捨離師尊，只得隨師周流演化。

當下眾善信僧人知是祖師師徒，乃躬身合掌，請師徒入堂，延坐禮拜，說道：「我等弟子聞師演化，自揣愚蒙在世，上不能報四重之恩，下恐隨三途之苦。欲求出世之因，以不負生人之道。望師尊指教。」祖師聽了，笑道：「眾善信已自參明，又何必我等饒舌？」乃向道副等說：「一路前來，種種冤業，虧汝等點明消釋，於此演化，有裨功德。卻不似眾善信居此方，說出一番理話，已證無上菩提，想地近禮義，道化使然。汝等有可理論，不妨多方開悟。」祖師說罷，道副乃問眾善信及僧人名姓，各相敘答。惟有這家齋主，名喚近仁，便盤問些禪機妙理，問一答二。三位高僧應對如流，眾人稱贊大喜，擺出齋供。師徒吃了，便要辭行。只見近仁再三留住，說：「弟子們仰望日久，今幸師尊到此，正圖請教，便多住旬日，只怕褻慢為罪。」祖師師徒只得住下。近仁當時灑掃三間淨室，師徒安寓在內不提。

卻說十八位阿羅尊者，於佛會中已知高僧演化之願將畢，眾尊者試化聖心已遍，圓滿功德乃在於己。卻顯出靈通，早知高僧行所住處，步雲到來，化現一僧人，在一處荒沙地界，攜著兩個童子，侍立兩旁，剝果進食。卻遇著齋主近仁，同著建齋僧眾閒行，見了上前問道：「老師父何處來的？欲往何處去？怎不到我齋堂道場中來隨喜？」僧人不答。只見童子答道：「我師來試演化，未計道場隨喜。也是你等道會虔誠，感動我師降臨。即此相逢，便是功德。」近仁聽了，向同伴僧說：「觀此僧人莊嚴色相，莫非是演化高僧？怎麼家中又有那四位？」正疑慮躊躇，忽然僧人童子不見，留下一紙帖兒，上寫著四句，墨跡未乾，道：

佛心何試？助此化緣。  
我聞福善，無量無邊。

近仁撿起帖兒念了，隨回家遞與道副。看畢，便問那僧人莊嚴色相。近仁說：「旁還有二童剝果進食。」道副三僧乃向祖師說出。祖師道：「吾於靜中已知，但汝等助吾化緣，實又不專在汝等助化力也。」三僧點首，合掌望空拜禮。近仁與眾僧哪裡知道緣故，乃向道副說道：「這僧人明明是菩薩降臨，若說是我等道場法事誠敬，卻因何菩薩不到壇中顯應，乃在荒沙地界坐著？這帖內道理，我們愚昧不知，望師父指教，不外一心之善。」近仁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果然人若存一點善願，天必從之，福生無量無邊，真實不差。」

近仁方才說罷，只見同會一個善信說道：「師父講的雖是。我有一個親戚，離此村落三十餘里邊海境界居住。這境界卻是四通八達，買賣客商必由之路。我這親戚姓施名才，平日為人卻是個廣行方便的善人，就該享福無量，也只因家富於財。一日，黃昏黑夜，在屋裡盤算帳目，說進來的財利卻少，濟人出去的卻多。欲要謹守，無奈人來求托，甚是難卻。正思慮間，忽然一陣狂風。風過處，門外有人敲戶。施才叫家童開門一看，乃是四五個失水的客商，個個通名道姓，說道：『我等俱是販海賣貨物的客人，偶被

風打行舟，止救得隻身登岸。望長者收留。』施才見此光景，善心便發，乃留住在家。次日天明，見這幾人生得魁梧精壯，個個哭訴把資本漂失，難以回鄉，情願與人家傭工，合伙生理。施才便問道：『客商姓甚名誰？販的是甚貨物？』只見一個答道：『小子名喚陶情。這幾個都是合伙販賣蜜淋淋、打辣酥、醇釀美酒的。不意遇風，酒皆失去。老長者若是出些資本，這往來通衢，倒也是宗買賣。』施才一則憐他異鄉遇難，一則喜他都會經營，便出了資本，留他開張酒肆。誰知酒肆開後，他這幾人也有會花柳的，也有好風月的。店雖廣招，把些資本占盡。我這親戚原來何等快活享福，如今被這幾人弄得倒辛苦煩惱。這可不是行方便一點善心，倒惹了憂煎萬種。卻才師父講福善無量，這卻如何不等？」道副不答。尼總持乃說道：「據善信說來，『善』之一字，你哪裡知道百千萬種：有見人行出，分時是善，卻乃是惡；有見人行出，分明是惡，卻乃是善。比如官長鞭答罪人，分明是無慈悲方便之惡，卻哪裡知道他是懲一警百，戒惡人、勸良民一點善意。你這施才，不事鄙吝，廣行方便，分明是個仁心，哪知輕費了難得金寶，亂濟了無義之人。那陶情等若是有義之人，感受施才救濟之恩，正當本份小心，經營報德。乃肆貪風月，恣行花柳，致使恩人吃辛受苦，惹這憂煎。無怪乎遭風失水，分明是無義之人的報應。」近仁聽了，笑道：「師父，據你說來，舍財濟貧，可是善麼？」尼總持道：「是善。」近仁道：「比如一個乞兒，定是他生前無義，今世做乞丐。你卻舍財濟他，不為善，反為惡了。」尼總持道：「貧不過舍我有餘，濟人不足。一點慈仁善念，怎比那送賊鈔，竊盜糧，捐我資財，以濟不義？」近仁又問道：「只就師父說，舍我有餘之財，濟那不足之善，卻有幾等是善？」尼總持答道：「愛老憐貧，恤孤念寡，修橋補路，奉道齋僧，放生救活，種種數不盡的善功。」近仁道：「這也事小，還有大善。」尼總持道：「救人賣兒鬻女，免人犯法遭刑，安葬無主之魂，出脫含冤之罪。」近仁道：「更有大善，望師父見教。」尼總持道：「捐義急公家，傾囊養父母。」尼總持說到此處，恨了一聲，道：「地獄，地獄。」近仁問道：「師父為何恨此一聲，說那『地獄』二字？」尼總持不答。道育師忙應道：「不答善信之意，是不忍言之心。善信必欲要知，小僧卻有五言四句偈語，代吾師兄言之。」說道：

世多貪鄙吝，小善不能行。

況無忠與孝，怎不墮幽冥？

道育說罷，近仁與眾善信個個合掌，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師父們果是演化高僧，度脫愚蒙。我等今日始知忠國家、孝父母，乃為大善。就是小善，人能慨然行一件，也不枉了為人在世。」這善信僧人見了高僧到來，善願已遂。道場已完，祖師師徒辭謝前行。

卻說離村前界，這施才只因他輕財重義太過，入了個費用不經之罪。這失風壞舟那裡客商，卻是前劫陶情、王陽等一班兒業障，附搭著幾個酒肉冤魂。他要阻絕高僧演化，不遂他邪魔迷惑人心。恰好走到這地界，探得施才仗義，乃弄個風兒借本開張，還不離了他當時冤業。陶情沽美酒，王陽肆煙花，艾多計財利，分心仗凶狠，在這地界，也不顧施才資本，弄得他七零八落。怎見得七零八落？一日，南來北往一起行道客人，見了個酒肆，一客欣欣說道：「行路辛苦，酒肆中吃兩杯甚好。」一客道：「無妨，無妨，便吃兩杯。」一客道：「趁早趕路，若是一杯工夫，卻誤了十里程途。」一客道：「做客的拋家離眷，辛苦掙得幾貫鈔，吃了何益？」一客道：「在家也是吃。」一客道：「出外為商，不宜貪酒，以防奸盜蟲毒之害。」一客道：「你我都是一氣同行，有何疑忌？」一客道：「今日風色寒冷，喝一杯兒御風。」四不拗六，大家一齊走入店來吃酒，果然陶情造的酒美，有香甜滑辣。那客人有吃甜的，有要苦的，有叫辣的，有喚香的。陶情樣樣沽來，一個個吃得醉醺醺，把個包傘丟下，行李亂拋，唱的唱，舞的舞，一時便動了王陽高興，艾多心情。艾多卻貪客人的行囊財寶，王陽卻要弄出煙花。艾多乃叫王陽，說道：「二哥，何不弄個美麗，勾引這一班醉客，使他亂了春心，一則多賣些酒，一則貪他些鈔。」王陽道：「我正有此意。」乃叫那酒肉冤魂，變了兩三個美麗行貨，走到店來。醉客見了心渾，便問道：「店主人家，我們趕路天晚，你店中可安歇得麼？」陶情道：「安歇得，盡有空屋，列位但住不妨。」內中卻有一客雖醉，乃說：「天晚我們也要行路，不住，不住。」這一客卻是何說，下回自曉。